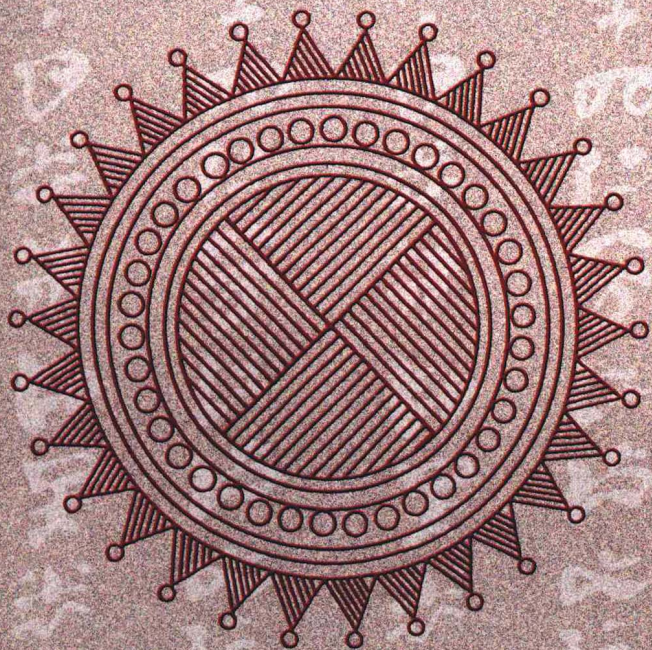


贵州彝文古籍

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 编

陈光明 李平凡 主编

整理翻译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贵州彝文古籍 整理翻译研究

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 编

陈光明 李平凡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陈光明,李平凡主编.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412-15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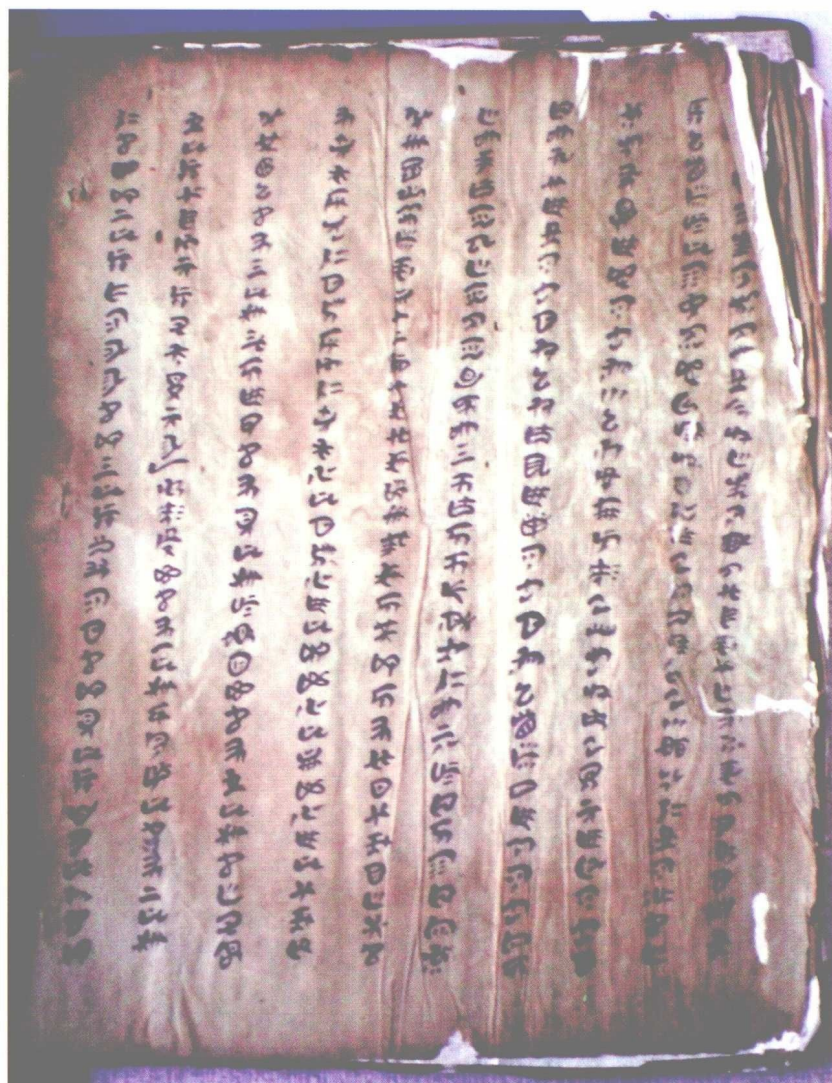
I. 贵… II. ①陈…②李… III. 彝语-古籍整理-研究-贵州省②彝语-古籍-翻译-贵州省
IV. G256.1 H21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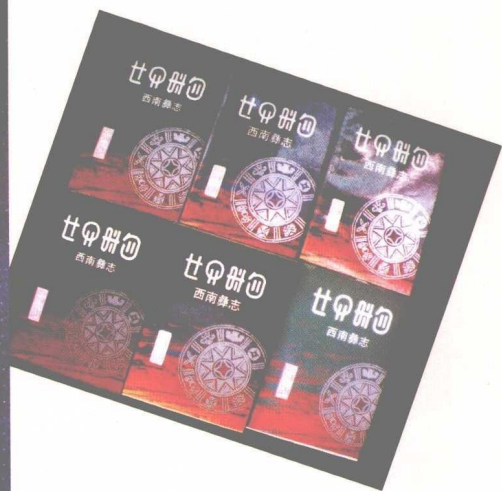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502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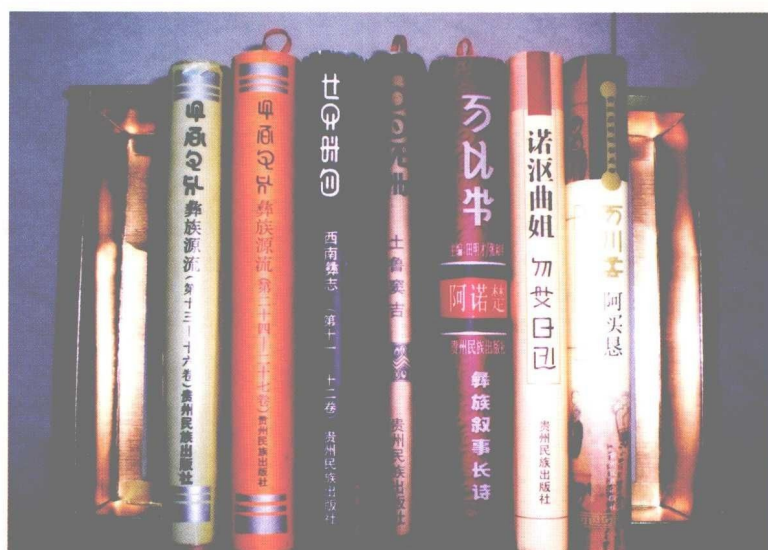
书 名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
编 者	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
主 编	陈光明 李平凡
责任编辑	瞿 瑟
封面设计	王 剑
出 版 者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阳儿童福利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 1 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别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12-1509-4/G · 296
定 价	2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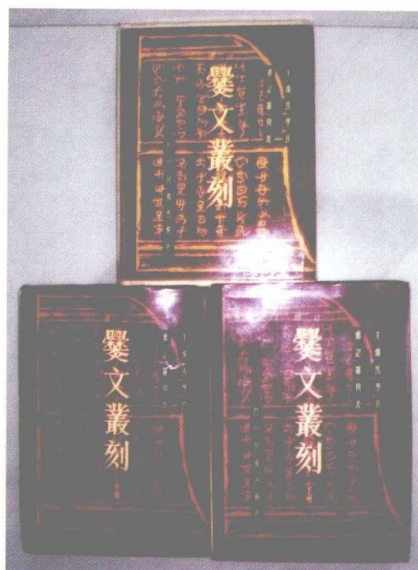
编 委 名 单

顾 问：郝桂华 姚朝雄 徐 飞
主 任：张和平
主 编：陈光明 李平凡
成 员：杨亚东 吴继堂 伍小芹
石锦宏









前言

在贵州出版史上,1988年出版的《西南彝志》(1~2卷)是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彝文图书。自那以后,贵州民族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西南彝志》系列六部、《彝族源流》系列七部、《贵州彝文文献经典系列》四部、《贵州彝族咪谷丛书》四部,还有《阿买凯》、《诺泓曲姐》、《阿诺楚》、《红白杜鹃花》、《支嘎阿鲁传》、《彝史精编》等一大批彝汉文对照本和《彝族古歌》、《洪水纪》、《支嘎阿鲁王》、《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等彝翻汉单行本。四川民族出版社也凭借其雄厚的人力财力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为贵州推出了《增订彝文丛刻》、《彝族创世志》、《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夜郎史传》等一大批好书。在不断推出新书的同时,也推出了彝学新人、名人和专家教授。一时间国内外彝学专家言必称彝文献,文必引彝文献,饮必谈彝文献。

这期间仅贵州就涌现出彝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教授20余名,出版了译著、专著、论著120余部。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彝文图书出版的盛世;是一段彝学研究的盛世;是一段彝族文化繁荣、发展、创新的盛世。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和李平凡所长、张和平主任拟就提纲的。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首先得到今旦、王正贤二位专家和我的直接领导宛志贤同志的支持鼓励,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2004年被贵州省委宣传部列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2004~2006年度科研课题,并得到省社科规划办的资

助。结题后经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组织专家审读,列为民族语言文化研究创新成果资助出版。

本书分九章对彝文古籍的源与流进行了探索;对贵州彝文古籍进行了学科分类;对明清以来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史进行了追述;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的情况作了重点介绍,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了总结;对业已整理翻译出版的部分名卷名(译)著作了切面点评。特别是书中关于贵州彝文古籍的历史断代问题和贵州彝文古籍整理规范化和科学化问题的探讨,是前人没有涉足过的,也是目前彝学研究中的难点,本书也只能抛一些零星的砖,以引神来之玉。

本书重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编辑、出版实践中总结其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以期启迪后学。因此,参与此项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是从事彝学研究20余年的“老黄牛”,具备此项工作前沿性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

具体分工为:

李平凡:课题设计、绪论、第一章;

周真刚:第二章、第三章;

陈世良:第四章;

王继超:第五章;

陈世鹏:第六章;

王正贤: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陈光明:课题设计、联络、通纂、整编;

张和平:主审。

本书付梓在即,谨向关心支持此项研究工作的单位、专家学者;向参与此项研究工作的同好表示衷心的感谢!学无止境,我们呼唤汹涌澎湃的长江后浪,我们期待朝气蓬勃的彝学新人!

编者

2007年7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贵州彝文古籍概况	(8)
第一节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机构和古籍收藏状况	(8)
第二节 贵州彝文古籍的基本内容	(23)
第三节 贵州彝文古籍的研究价值	(39)
第二章 贵州彝文古籍的学科分类(上)	(47)
第一节 历史地理类	(49)
第二节 政治类	(66)
第三节 谱牒类	(67)
第四节 经济类	(70)
第五节 教育类	(71)
第三章 贵州彝文古籍的学科分类(下)	(74)
第一节 哲学思想类	(74)
第二节 天文历法类	(81)
第三节 文学艺术类	(86)
第四节 宗教类	(100)
第五节 民俗类	(106)
第六节 算命学类	(117)
第七节 其他类	(124)

第四章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综述	(127)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彝文古籍整理	(128)
第二节	民国年间的彝文古籍整理	(131)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彝文古籍整理	(134)
第四节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彝文古籍整理的繁荣发展	(137)
第五章	贵州彝文古籍翻译整理评述(上)	(147)
第一节	《西南彝志》——百科全书译著的艰难历程	(147)
第二节	《彝族源流》——记录彝族源族史的权威文献	(151)
第三节	《咪古》——雅俗共赏吟彝诗	(153)
第四节	《彝文文献经典系列》——彝文古籍整理的新起点	(159)
第五节	《物始纪略》——古代彝族眼中的世界	(162)
第六节	《彝文金石图录》——抹不去的古代文明	(166)
第七节	《彝族指路丛书》——人神世界的桥梁	(169)
第六章	贵州彝文古籍翻译整理评述(下)	(174)
第一节	《彝文典籍目录》——了解贵州彝文古籍的一把钥匙	(174)
第二节	《爨文丛刻》——彝文译著中的不朽之作	(176)
第三节	《宇宙人文论》——彝族哲学天文历法的奠基石	(180)
第四节	《彝族创世志》——独树一帜的奇葩	(183)
第五节	《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一石激起千重浪	(186)

第七章	贵州彝文古籍的历史断代研究	(190)
第一节	彝族社会古代文明历史概述	(190)
第二节	彝文古籍文献载体与彝文古籍文献	(195)
第三节	彝文古籍文献起源与写作特点	(199)
第四节	君长撮额呗耄世系与彝文古籍文献历史断代	(204)
第八章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规范化和科学化	(210)
第一节	彝文古籍文献整理必备的知识	(210)
第二节	彝文古籍文献整理必须坚持的原则	(217)
第三节	彝文古籍文献有关辨伪和辑佚问题	(227)
第九章	彝文古籍文献的翻译问题	(231)
第一节	彝文文本必须可靠	(231)
第二节	彝文古籍文献翻译的艺术	(232)

概 论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彝族是一个分布面广、人口众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那坡县,国外如越南、老挝、缅甸等国都有彝族居住。据2000年统计,贵州彝族共有8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织金、纳雍、金沙、水城、盘县、六枝、钟山、兴义、兴仁、普安、晴隆、安龙等县(市、特区)。20世纪70年代在威宁自治县中水出土的战国至西汉的刻画陶文符号,经有关专家认定是彝族文字,可见至迟在西汉已有彝族先民进入黔西北。彝族先民和其他民族一道为开发黔西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用彝文写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

彝文古籍广义是指用彝文写成的各种古书和各种古代的彝文金石碑刻等。一般没有具体的作者和具体的写作年代,多为民间手抄本,木刻本很少。流传下来的木刻本有云南省武定县的明刻本《太上感应篇》(亦称《劝善经》),四川有刻于清光绪年间的《玛牧特衣》(教育经典),贵州有刻于清光绪年间的《摩史书》。清代康、雍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还处于延续的奴隶制形态,乌蒙山区和哀牢山区大部分地区的彝族则不同程度地处于封建土目领主的统治之下,民间还保存着大量的彝文古籍。而一些发展到地主经济阶段的彝族地区,由于布摩(祭司)和摩史(乐官和史官)地位的下降,不少彝文古籍已经散失。鉴于以上原因,学术界一般将彝文古籍的下限定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上限至

今尚无定论,有明代说、唐代说、汉代说、春秋战国说,甚而有5 000年说、7 000年说。此外,由于彝文古籍历遭浩劫,因此,对于书虽已失传,还仍然装在群众脑中,流传在群众的口头上,反映着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口碑古籍也视为彝文古籍。

彝族有着自古相传的古文字。彝语属词根语,词形在句子中不起变化,词在句子中的各种语法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达。作为记录彝族语言载体的古彝文属表意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彝文古籍的行文次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几乎直行排列,以五言句式为主,间杂三、四、七、九言,是诗体的古籍文献。其内容广博宏富,系统地、全面地记录了彝族社会历史中的诸多文化现象和文明成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早就引起了封建王朝的重视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垂涎。土司制时期的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推行“以夷治夷”的政策,培养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理人,要各地土司子弟学习汉文化,否则就不能袭替土司职位,并在会同馆和四夷馆设专人编写了多种少数民族语文与汉语对译的《华夷词语》。1931年在故宫发现的42种71册彝文古籍中就有云、贵、川地区彝语文5种。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打着“传教”、“探险”、“旅游”、“科学考察”的幌子,在祖国的大西南广泛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进行文化侵略,许多彝文古籍也成了他们掳掠和盗劫的对象。法国亲王奥尔良曾在云南、四川将大批彝文古籍运送到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在云南“旅行”的保尔·博厄尔也将收集到的彝语词汇送到巴黎东方人学会。法国 Dolon 在其《最原始的野蛮人》一书中说仅在清朝末年就有2 000多本彝文古籍流落到欧洲。至今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藏书室、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法国巴黎天主教外国教会、法国巴黎民族志博物馆、安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迷哇基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等均有彝文古籍藏书。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重视彝文古籍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在云南工作期间,曾收集70余部彝文古籍,他所著的《云南傈僳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著作》、《中罗字典》、《云南傈僳的文字》等开了现代彝文古籍研究的先河。1930年代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云、贵、川三省搜集了十多部彝文古籍,经贵州彝文翻译家罗文笔先生翻译后出版了《彝文丛刻》,为弘扬彝族古籍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云南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古籍分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原川康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第四语言工作队在滇、川、黔、桂地区工作期间也先后搜集了一批彝文古籍,后均被有关单位收藏。

贵州西部与滇东北、川西南毗邻,彝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曾先后建立过水西、乌撒、扯勒、芒部、播勒、阿望惹等地方政权,在史书和地方志中记载的就有罗甸国、罗殿国、罗施鬼国、自杞国等小方国。这些地方政权曾统治贵州西部长达一千多年,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推动了彝族文化的发展。彝族地方政权中的布摩(祭司)和摩史(乐官兼史官)用彝文撰写了大量的古籍,贵州彝文古籍虽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兵燹之灾,损失十分惨重,但藏书量至今仍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仅毕节地区就有7000余册。其他如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室,六盘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威宁、赫章、大方、六枝、盘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单位均有彝文古籍藏书。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彝文古籍的整理工作在全国开展得最早。为了满足学术界对彝族文化研究的需要,贵州省毕节地区专员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5年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在当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从1955~1966年间共计翻译了彝文古籍25部51卷约80万字。其

著名者如《西南彝志》、《水西制度》、《六祖纪略》、《吴三桂入黔记》、《洪水泛滥史》等。“文革”期间,彝文被视为巫师文字,彝文古籍被斥为“封资修”的东西,许多散存于民间的和毕节彝文翻译组搜集的彝文古籍原本就被没收、烧毁、散失,翻译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遣散回乡,彝文古籍又一次遭到历史的浩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十分重视。1977年10月经贵州省委批示才又重新恢复了原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建制。彝文古籍整理又获得了新生。1979年国家民委[79]341号文件中指出:“彝族历史文献需要继续搜集和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为了落实此项任务,首先要发挥现有科研组织机构的力量……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人力 and 藏书的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且迅速付诸实施。”中共中央[81]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国家民委[79]81号文件再次指出:“少数民族古籍目前亟待抢救、收集整理和研究。我们希望有关科研、教学藏书单位,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同时希望有关教育文化和出版部门重视培养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人才和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在上述文件的正确指引下,彝族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得到迅猛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高校都设立了彝文专业,培育了一大批整理和研究彝文古籍的人才。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四川凉山州民族研究所、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云南红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纷纷成立。在贵州彝区,还成立了若干彝文翻译组。云、贵、川三省的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不少彝文古籍。彝文古籍文献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在得到不断完善和